

# 入伍第七天,“兵冰”血肉战

1970年底,我从四川入伍,在黑龙江当了一名光荣的海军水兵。正值北方气温最低的时候,零下38℃左右,冰封大地,雪飘万里。就是在这滴水成冰、呵气成霜的日子里,官兵们在演兵场上训练正酣。

新兵训练一周后,迎来了第一个星期天。大家盼来了休息日,非常高兴,各自找到了自由活动的项目。我也不例外,选择了洗衣服,结果遭遇入伍后第一场“硬仗”——与北方的“冰”(指北方的寒冷气候)打了一场“血肉战”。当时,我刚踏入军营7天,与北方的“冰”战了三个回

合,我是遍体鳞伤,最后“被俘”;北方的“冰”巍然不动,大获全胜。

事情是这样的:我在班里洗完衣服,端着装满衣服的脸盆向晾衣场走去,当走到营门口伸出左手去拉门把手时(门把手是铁管做的),北方“冰”就对我的左手狠狠地“咬”了一口,把手指和手心的肉皮撕掉一层,还冒出许多血珠。虽然很疼,但我也没在意,只想赶紧晾完衣服回屋去。于是,我就跑步来到晾衣场,放下脸盆,习惯性地伸出右手去抹晾衣绳上的灰尘。晾衣绳是铁丝做的,我刚握住绳子往右边一撻,北方“冰”像



符代富

锋利的尖刀一样,闪电般在我手心划出一条长长的口子。仔细一看,手上的皮已“飞”到绳子上去了,手心一条“红沟”,浸满了血珠。这一切使我很是纳闷:“这是哪个搞起的吗?”(四川方言,意为“怎么回事”)我也没管那么多,拎着空脸盆跑回班里,急切地想把脸盆放回架子上,

可是,手与盆怎么也分不开了,简直比电焊焊上了还结实。战友们看到了我这模样,都捧腹大笑。我傻傻的,一头雾水,脸涨得通红,全然不知所措。还是班长给我解了围,说:“不要急,暖和一会,等它们‘亲热’够了,就分开了。”果不其然,不到5分钟手与盆就分开了,再看看5个指头,都完好无损。

通过这场“兵冰”血肉战,我认识到了北方“冰”的厉害,同时也学到了北方“冰”的“长处”。所谓“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”,我知道了如何与北方“冰”斗争与相处。(河北秦皇岛符代富 73岁)

## 老师教我擦玻璃

读小学三年级初学写作文时,我总对着题目茫然无措,难落一字。

一天打扫卫生,我攥着湿抹布反复擦拭,玻璃始终蒙着一层雾,急得用手去抹,却添了更多污渍。班主任走过来,接过抹布示范:“抹布洗干净,擦完后换干布再擦,别用手碰,油汗会留痕。”她的做法像一束光穿透了我的迷茫。我把这段经历写进作文,竟意外地写得生动鲜活,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。这段经历,让我明白了怎么把玻璃擦干净,也让我初次窥到了写作的奥秘——不是凭空想象,而是把真实的生活嚼碎了再用文字串起来。(辽宁铁岭 胡萍 71岁)



## 妻有千般好

### “首长”和“勤务兵”



1962年3月,大哥在部队当兵一年,回来办事,让父亲陪着上街买东西。父亲走在前面,大哥跟着后边。有人问大哥:“这是不是部队首长,穿便装,你是勤务兵?”大哥说:“不是的,这是我父亲。”路人又问:“那你父亲一定是领导?”大哥回答:“是。”父亲是一名厂长,穿着黑色料子服,胸前还别着一支钢笔,很有风度——在上世纪60年代初,这的确是干部着装的特点。

买完东西后,父亲和大哥走进照相馆,准备一起照相。照相师问大哥:“你俩是什么关系?”大哥想起路人的问话,就风趣地说:“我是勤务兵,他是首长,想拍合影。”照相师上下打量了一下,很严肃地对父亲说:“请首长坐下,勤务兵站着。”(辽宁沈阳 刘利华 73岁)

我高中毕业后,1977年1月,在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接待站上班。1980年7月,经人介绍,我认识了幼儿园老师郭香月。经过一段时间接触交往,她说:“就图你一个人,不在乎经济条件,嫁给你将来要饭也不后悔。”1982年的农历十一月,我们结婚。妻子考虑到我家的经济状况,没要彩礼。

后来,女儿出生,我因写作才能被调到县物资局当秘书。我工作任务重,夜里加班写作成为常态。妻子在家里任劳任怨,支持我的工作。后来,我又调入县工商局当秘书,妻子一如既往地支持我。妻子不仅对我好,对我的家人也非常

好。她对公公、婆婆非常孝敬,常给两位老人买衣服。每个星期,她最少蒸一回肉包子或包饺子,给老人捎回去。一次,三弟捎信说:“父亲在集上被骗了200元钱,心里很不好受。”当时,我月工资也就300来元,200元不是小数目。妻子担心老人苦恼,马上骑自行车给父亲送去200元,劝他不要难过,以后别再受骗。

妹妹结婚,妻子提出:妹妹经常帮忙看孩子,她喜欢“飞鸽”自行车,咱们送她一辆。为此,妹妹十分感动。三弟结婚要添置一套家具,需要五六百元。母亲对我说:“家里钱有点紧张,你作为老大必须担当。”我



刘永辉和妻子合影

和妻子商量,她当即表态:“咱们是老大,虽然分了家,但不能让老人犯难!没说的,咱们兜了。”农村实行责任田后,三弟决定买一辆小拖拉机,这是一笔大开支。妻子说:“咱们当老大的得表示一下。”经过商量,我们赞助三弟家1000元……

回忆起来,我的妻子真有千般好。令我悲痛的是,与病魔斗争17个春秋后,妻子于2022年8月不幸病逝,生命停止在了66岁……(河北饶阳 刘永辉 65岁)

## 防震庵里烧虱子

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后,地处鲁西南我家乡的农村社员,也被动员住进了在自家院内搭成的防震庵。我上小学,与比我大5岁的小叔住在一个庵内。我俩用稻草铺地睡觉,寒冬腊月,只有一床破旧的粗布棉被,一般都是和衣而睡。

那个年月是没闲钱去县城洗澡的,时间一长,身上长出虱子,全身奇痒。到了晚上,我与小叔把棉裤贴身的一面翻出来,点上一节蜡烛,发现藏在裤缝里的虱子就靠上火苗去烧,听到“嘭”的一声就把虱子烧死了。最多一次,我俩烧死了整整100个虱子。俗话说:逮不净的虱子,抓不完的贼。虱子被烧死一批,很快又长出了一批。直到过完春节,地震预警放松,重回屋内居住,换了单衣,才摆脱了虱子的叮咬。(山东鱼台 张成群 54岁)

### 征稿

年轻人总有考虑不周的时候。对过往那些蠢事,您最后悔的是哪件?当年版欢迎你通过小程序(见2版提示)或邮箱投稿讲述。

## 作品登上《人民日报》

我的文学梦很朦胧。上世纪70年代末,我上小学五年级,看到一本复刊不久的《儿童文学》杂志,被深深吸引,后来我就订阅了这本杂志。在这之前,我能接触的文学类书籍很少,只看过《林海雪原》《苦菜花》,以及手抄本《第二次握手》等小说。但这些都不耽误我做着文学梦,我常常在用过的作业本背面涂鸦一些故事情节。

我的文学梦很悠长。上世纪80年代初,我上了

师范学校,我在学校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饱览中外名著。每周,我都借一本大部头带到宿舍,每晚看完50页才休息。同时,我还订阅了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等杂志,广泛吸收文学营养。

我的文学梦很给力。1986年,我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公司,在办公室当秘书。因传达室师傅退休,我暂且履行收发员之责。这期间,我接触了大量报刊。工作之余,我开始尝试着写短诗歌、散文,

在屡投屡退稿子的情况下,仍坚持不懈地写作。天道酬勤,我的诗文陆续在当地报纸副刊发表。1994年4月12日,我像往常一样打开一捆捆报刊分发,在翻阅《人民日报》大地副刊时,发现自己的名字跃然纸上——我的一篇散文诗刊登了。虽然篇幅只有豆腐块大小,却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动力。为此,我也更加受到单位领导的重视。(广东深圳 赵启民 61岁)